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当梅子第二轮磕头时,听到大殿侧面传出念经声,开头几句她没有在意,又听了几句,发现那是在吟诗,再细听时,那诗句的内容正是她刚才焚烧的用日文写就的情诗,用汉语表达出来的意境,超出了她用日文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。她忘记了磕头,浑身颤抖,眼泪夺眶而出。泪眼朦胧中她朝诵经者望去,竟然发现,诵经者不是别人,正是海严。

海严仍然闭着双眼,无动于衷,

12 痴情梅子

诵完诗后他敲了一下木鱼。这响声如同念咒,梅子一阵眩晕,瘫软在地。

与此同时,杨春跑进殿来,看到值守的和尚,惊喜地叫道:“和尚哥,你在这里,我找了几圈儿都找不到。”说着他低头一看,大声喊道:“梅子,你这是咋了?”

杨春搀起梅子,梅子低声说:“他怎么会日语?丢死人了!”

杨春似乎明白,又似乎不明白。刚才,杨春看大殿没几个人,就跑出去找和尚哥,他也有自己的心事,没想一会儿工夫就出现了这样一幕。

“你让他过来!”梅子有气无力。

杨春朝海严喊:“你还念啥经!赶紧过来!”

海严穿着夏季僧服,来到二人面前:“两位施主有何吩咐?”

杨春抬腿踢了海严一脚,海严也不避开,双手合十,一动不动。

梅子问海严:“你见我,你为什么不吭声?”

“施主认为贫僧已死。”

“谁说你死了?”

“你把写的诗烧给贫僧,按说,只有死人才能收悉。”

梅子稍愣,杨春偷笑,梅子气不打一处来,抬腿踢了杨春一脚,杨春“哎哟,哎哟”地叫着,把梅子推向海严,跑出大殿。海严全没了那时英雄救美的风采,他看着梅子扶也不是,不扶也不

是,只能兀自不动。两人对望着,彼此似乎能听到对方的心跳。梅子泪眼迷离,嘴唇翕动着,就那样痴痴地望着海严,望着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心上人。

气氛有些尴尬。还是海严定力较强,先清醒过来,说:“请梅子西殿说话。”说完走了出来。

梅子跟着海严走进西殿,冲上去就从后面抱住海严,一句“想死我了”说完,眼泪如决堤之水。

海严转过身来,依然双手合十,看着梅子,胸膛起伏着,梅子把海严双手掰开,趁势钻进他的怀里,把头紧贴着海严的胸膛,如痴如醉。

海严站着不动,胸膛起伏渐趋激烈。稍倾,梅子抬起头,问:“你怎么会日语?”

海严:“你怎么会汉语?”

“我和哥哥在日本读完小学后,都被爷爷送到满洲上了中学。”

“我被父亲送到日本留学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回来?又为什么当和尚?”

“因为……”海严表情严肃,“不因为什么……”

两人正在唧唧我我时,杨春叫着“和尚哥,我想……”闯了进来,看到这一幕,他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,张张嘴,只好说,“你们先忙着……”

“回来!有啥事,说!”海严厉声道。

“我想去赵沟看看赵玲。”杨春不情

愿地说,“我想请你帮我照顾一会儿梅子,我去去就来。”

“去看赵玲?我也去!”海严说。

梅子回头问海严:“你也认识赵玲?”

“他何止认识!他是赵玲的哥哥!”杨春翻着眼说。

“真的?”梅子喜出望外,“那咱们一起去吧?”

跑出一段路,到了八龙岭下,杨春说:“咱不能空手去人家家里吧?你俩等我一会儿!”话音未落,杨春从马背上跳下来,顺着八龙岭山坡跑去,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。

梅子佩服得不得了:“真是一只猴子!”

海严问:“你说什么?”

梅子回眸一笑:“我说古圣寺为什么建在这山沟里?”

海严答:“那是因为这里风水好。寺院对面有九个山头,像九条龙,寺院所在的山头,像一只凤,那地方叫九龙朝凤。”

“那为什么古圣寺对面山上的村子叫牙庄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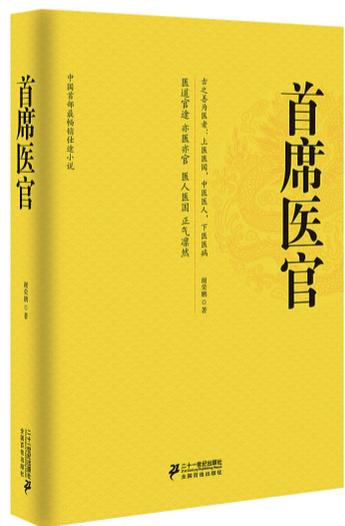
“那是八十老头啃石碾。”

“什么意思?”

“牙壮呗!”

梅子想了想:“你是在瞎说吧?”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“那菌群促进剂呢?有没有配合着一起使用?”李正坤问。

“也用过了……”张仁杰再次摇头。

李正坤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的表情。抗生素无效,菌群促进剂也无效,如果是这样的话,事情就有点棘手了。眼下病人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,采用更温和的保守疗法,病人怕是等不及了,但采用激进的疗法,病人的身体又难以承受。

“倒是有一个速效的疗法,只

07 灌肠疗法

是……”李正坤的右手,不由自主地又在腰上,然后缓缓踱步,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。足足两分钟后,他停下了脚步:“灌肠疗法尝试过吗?”

张仁杰的脸上立刻露出为难之色,要是一般的病人,肯定早就用了。可现在,这种疗法怎么敢轻易尝试呢?

李正坤一看就明白了,他也知道张仁杰的难处,但思来想去,他还是觉得这个疗法最为可靠,也是此时最佳的治疗方案:“病不讳医嘛,还是争取做一做病人的工作吧!”

屋子里的医生都不说话了,谁敢去做冯厅长的工作啊,能做通也不能去做。

张仁杰的肩膀也是往回缩了缩:“灌肠疗法确实是目前的最佳选择,只是……这样吧,为稳妥起见,大家都议一议。”

“病情已很清楚,还要议什么!”李正坤大为不满,向来他说的方案,那一定就是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最好方案了,没人敢质疑。“此刻病人就躺在床上,而且病情很重,随时都有可能进一步恶化,你们准备议到什么时候?要是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,谁来负这个责任?”李正坤问。

屋内谁也没敢回应。

“你们要是觉得不好开口,我去跟病人讲。”李正坤发了火。

正僵持着,特一号病房的门被推开了,进来一人轻声说道:“省委方书记马

上就到,大家准备一下,方书记要听取治疗方案汇报。”

自从冯玉琴住院后,方南国每天都会来医院,但从询问治疗上的事,他怕因为自己的一些言行,影响医疗小组的正常决定。可眼看冯玉琴一天不如一天,方南国也坐不住了。

病房里,一群专家听说省委书记要来,不由自主地屏气凝神站在那里,静静等待着方南国的出现。

方南国是个雷厉风行的人,通报后不到一分钟,他就走了进来,黝黑的国字脸上生着两道浓眉,犹如两把利剑悬在那里,非常威严。

看到陈高峰和医院的专家,方南国的目光并没有多停留,只是点了一下头:“辛苦各位了!”说完,他朝李正坤伸出热情之手,“李主任,又见到您了。感谢您亲自到荣城来给内人治病,辛苦了,辛苦了!”

即便身为省委书记,方南国也不敢轻易怠慢李正坤这样的人物,更何况自己的夫人此刻还躺在床上等着人家去救治呢。

李正坤客气地说:“这都是医者天职,分内的事,谈不上辛苦!”

曾毅心里琢磨,省委书记都出现在病房里,那躺在床上的病人,难道是省委副书记的夫人?

方南国很快切入正题:“李主任,病情现在有结论了吗?”

“经过仔细检查和分析,已经基本可以确定,病人患的是肠道菌群失调症。”李正坤解释着,“简单来说,就是病人肠道内的微生物比例失调,从而导致正常的排泄功能发生紊乱。”

方南国微微颌首,像是认同了李主任的结论:“好不好治?有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?”

“办法倒是有一个,也是我们认为目前最佳的治疗方案,只是……”李正坤说到这里,故意停顿了下来。

方南国多少就猜到了几分,他鼓励说:“病不讳医嘛,李主任不妨直说。”

李正坤虽说不怎么忌惮,但也不敢真的把冯玉琴当成一个普通的患者来对待。在说出方案前,他决定先铺垫一番:“打个比方,如果说病人的肠道是一片土壤,那么微生物就是生长在这片土壤上的青草,病人现在的情况是青草全都枯死掉了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,最直接的办法,就是播种,重新给这片土壤撒上草籽。”

方南国问:“播种?怎么一个播种法?”

李正坤犹豫了片刻,最后还是如实告之:“这个方法可能让病人难以接受,因为它需要将健康人的粪便水,灌注到病人的肠道内,借此来改善‘菌群失调’的局面。”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